

醫門法律

附痺証諸方

原文

三痺湯 治血氣凝滯，手足拘攣，風寒濕三痺。

人參 黃耆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生地黄 杜仲（薑汁炒）
川續斷 防風 桂心 細辛 白茯苓 秦艽 川牛膝 川獨活 甘
草（各等分） 上水三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五分，不
拘時服。

痺在上，用桂枝五物湯 黃耆（三兩） 桂枝（三兩） 芍
藥（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一
方有人參。

痺在臂，用十味鉋散 原治中風血弱臂痛，連及筋骨，
舉動難支。

附子（炮） 黃耆 當歸 白芍藥（各一錢） 川芎 防風 白
朮（各七分） 茯苓 肉桂（各五分） 熟地黄（酒洗焙乾二錢）

上水二盞，生薑三片，棗二枚，食後臨臥服。

痺在手足、風淫末疾，則用烏頭粥 原治風寒濕，麻木
不仁。 烏頭（生研為末） 每用香熟白晚米二合，入藥末四

錢，同米以砂罐煮作稀粥，不可太稠。下生薑汁一匙，白蜜三匙，攪勻，空心溫啜之為佳。如中濕多，更加薏苡仁末三錢。服此粥，大治手足不隨，及腫痛不能舉者，服此預防之。

痺在手足、濕流關節，則用薏苡湯 原治手足流注，疼痛麻木不仁，難以屈伸。 薏苡仁 當歸 芍藥 桂心麻黃（各一錢） 甘草（五分） 蒼朮（米泔浸炒二錢） 上水二鐘，薑五片，煎八分，食前服。有汗去麻黃，有熱去桂心。

痺在身半以下，用通痺散 原治腰以下至足，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兩足至臍冷如冰，不能自舉，或因酒熱立冷水中，久成此疾。 天麻 獨活 當歸 川芎 白朮 本（各等分） 上為細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

痺在遍身、走痛無定，用控涎丹 原治人忽患胸、背、手、腳、腰、胯，痛不可忍，牽連筋骨，坐臥不寧，走移無定。乃痰涎伏在胸膈上下，變為此疾。或令人頭重不可舉；或神意昏倦多睡；或飲食無味，痰唾稠粘，口角流涎，臥則喉中有聲，手腳腫痺，氣脈不通，疑似癱瘓，但服此藥數服，其病如失。 甘遂 大戟 白芥子 上等分為末，曲丸桐子大。食後臨臥薑湯下五七丸，或十丸，量人服。

又方用 白茯苓（二兩） 半夏（四兩） 枳殼（一兩） 風

化硝（三錢） 薑汁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薑湯下。
然治痺以開通陽氣，補養陰血為貴，著意治痰，必轉燥其血，
不可以為此善於彼而瀆用之。

痺在脈，用人參丸 人參 麥門冬 茯神 赤石脂 龍齒 石
菖蒲 遠志 黃耆（各一兩） 熟地黃（二兩）

上為末，煉蜜和搗五百杵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
食遠清米飲送下。

痺在胸，用栝蒌薤白半夏湯 治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
栝蒌實（一枚搗） 薤白（三兩） 半夏（三兩）白酒（四
升）

上四味同煮，取一升五合。分三服，溫服半升，一日服
之。

痺在胞，用腎瀝湯 原治胞痺小腹急痛，小便赤澀。
麥門冬 五加皮 犀角（鎰各一錢） 杜仲 桔梗 赤芍藥
木通（各一錢五分） 桑螵蛸（一兩）

上水盞半，加入羊腎一只，去脂膜切細，竹瀝少許，同
煎一盞。去渣，空心頓服，日再服。一方有桑皮，無螵蛸。

痺在腸，用吳茱萸散 原治腸痺，寒濕內搏，腹痛滿，
氣急，大便飧泄。

吳茱萸（湯泡焙乾） 乾薑（炮） 甘草（炙） 肉豆蔻
（煨各五錢） 砂仁 神曲 白朮（各一兩） 濃朴（薑汁炒） 陳
皮 良薑（各一兩）

上為末，每服一錢，食前米飲下。

痺在筋，用羚羊角散 原治筋痺，肢節酸痛。

羚羊角 薄荷 附子 獨活 白芍藥 防風 川芎（各等分）

上水盞半，薑三片，煎五分服。

痺在皮，用羌活湯 原治皮痺，皮中狀如蟲走，腹脅脹
滿，大腸不利，語不出聲。

羌活 細辛 附子（炮去皮臍） 沙參 羚羊角（鎊） 白
朮 五加皮 生地黃 官桂 枳殼（麩炒） 麻黃（去節） 白蒺
藜 杏仁 丹參 萆薢 五味子 石菖蒲 木通 檳榔 郁李仁（泡去
皮） 赤茯苓（各等分）

上水盞半，薑五片，煎七分，不拘時溫服。

熱痺，用升麻湯 原治熱痺，肌肉極熱，體上如鼠走，
唇口反縮，皮毛變紅黑。

升麻（三錢） 茯苓 人參 防風 犀角（鎊） 羚羊角（鎊）
羌活（各一錢） 官桂（三分） 上水二鐘，薑三片，入竹瀝
半酒盞，不拘時服。

冷痺，用巴戟天湯 原治冷痺，腳膝疼痛，行步艱難。

戟天（去心一錢） 附子（製） 五加皮（各七分） 川牛膝（酒炒一錢） 石斛 甘草（炙） 萆 白茯苓 防風 防己（各五分）

上水二盞，薑三片，煎八分，空心服。

心痺，用犀角散 原治心痺，神恍惚恐畏，悶亂不得睡，志氣不寧，語言錯亂。

犀角 羚羊角 人參 沙參 防風 天麻 天竺黃 茯神 升麻 獨活 遠志 麥門冬 甘草（各一錢） 龍齒 丹參（各五分） 牛黃 麝香 龍腦（各一分）

上為末，和諸藥重研，令極細。每服錢半，不拘時，麥門冬湯調下。

肝痺，用人參散 原治肝痺氣逆，胸膈引痛，睡臥多驚，筋脈攣急，此藥鎮邪。

人參 黃耆 杜仲（酒炒） 酸棗仁（微炒） 茯神 五味子 細辛 熟地黃 川芎 秦艽 羌活（各一兩） 丹砂（五錢另研）
上為極細末，入丹砂再研勻。每服一錢，不拘時調下，日二服。按。厥陰肝臟，所生者血也；所藏者魂也。血痺不行，

其魂自亂。今不通其血，而但治其驚，此不得之數也。方中用參 益氣以開血，當矣。其諸養血寧神鎮驚之藥，多泛而不切。昌嘗製一方，以人參為君，黃耆、肉桂、當歸、川芎為臣，以代赭石之顛通肝血者，佐參 之不逮，少加羌活為使。蓋氣者，血之天也，氣壯則血行，然必以肉桂、當歸大溫其血，預解其凝泣之勢，乃以代赭之重墜，直入厥陰血分者，開通其瘀壅，而用羌活引入風痺之所。緣厥陰主風，風去則寒濕自不存耳，錄出以質高明。

脾痺、用溫中法曲丸 原治脾痺，發咳嘔涎。

法曲（炒） 麥芽（炒） 白茯苓 陳皮（去白） 濃朴（製）
枳實（麩炒各一兩） 人參 附子（製） 乾薑（炮） 當歸（酒洗焙） 甘草（炙） 細辛 桔梗（各五錢） 吳茱萸（湯泡三錢）

上為細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九，食前熱水送下。

肺痺，用紫蘇湯 原治肺痺，心膈窒塞，上氣不下。

紫蘇子（炒） 半夏（製） 陳皮（去白各一錢） 桂心
人參 白朮（各五分） 甘草（二分）

上水盞半，薑五片，棗二枚，煎七分，不拘時溫服。

腎痺，用牛膝酒 原治腎痺虛冷，複感寒濕為痺。

牛膝 秦艽 川芎 白茯苓 防己 官桂 獨活（各二兩）五
加皮（四兩） 丹參 薏苡仁 火麻仁（炒）麥冬 石斛 杜仲
（炒各一兩） 附子（製） 地骨皮 乾薑（炮各五錢）

上 咀，生絹袋盛之，好酒一斗浸。春秋五日；夏三日；
冬十日。每服半盞，空心食前服，日二次。

註釋

此用參 四物，一派補藥內，加防風、秦艽以勝風濕，桂心以勝寒，細辛、獨活以通腎氣。凡治三氣襲虛而成痺患者，宜準諸此。此乃《金匱》治血痺之方也。血痺而用桂枝湯加黃，以其風邪獨勝，風性上行，故其痺在上也。其脈微澀，寸口關上小緊，緊處乃邪著之驗也。然又曰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症身體不仁，如風痺狀，此方主之。又可見風性善行，隨其或上或下，一皆主以此方矣。臂痛乃筋脈不舒。體盛者，可去其筋脈中之風，然既已血痺，所受風燥之累不淺，故取此方。養血之中，加附子之力，通其陽氣；而用防風，反佐黃耆，出其分肉腠理之風也。四肢為諸陽之本。本根之地，陽氣先已不用，況周身經絡之末乎？故用烏頭合谷味，先從榮衛所生之地注力，俾四末之陽，以漸而充也，用方者知之。此方以薏苡仁為君，舒筋除濕，其力和緩，當三倍加之。至於麻黃，雖能通其陽氣，然在濕勝方中，即無汗不可多用，減其大半可也。此方因風寒濕三氣，混合入於陰股。其邪已過於榮衛，故變桂枝五物之製，而用此散，緩緩分出其邪也。風寒濕三痺之邪，每借人胸中之痰為相援。故治痺方中，多兼用治痰之藥。昌於中風第四十一方，取用三因白散子之用半夏，已見大意。但彼治濁氣上干，此治濁痰四注，以濁痰不除，則三痺漫無寧宇也。凡遇痰積極盛之症，此方亦不可少，實非謂子和之法，足勝治痺之用也。學人辨諸。心主脈，《內經》脈痺不已，複傳於心。可見五臟各有所主，各有所傳也。此方安心神，補心血，先事預防，功效更敏。加當歸、甘草、薑、棗、粳米汁煎服更效。胸痺之症，人所通患。仲景於《金匱》出十方以治之，然不明言也。蓋胸如中太空，其陽氣所過，如離照當空，曠然無外。設地氣一上，則窒塞有加。故知胸痺者，陽不主事，陰氣在上之候也。仲景微則用薤白白酒，以通其陽；甚則用附子乾薑，以消其陰，以胸痺非同他患，補天浴日，在醫之手眼耳。後世總不知胸痺為何病，昌特發明

於乙集胸寒痺痛條下。文學錢尊王，胸中不舒者經年，不能自名其狀，頗以為慮。昌投以薤白湯，次日云：一年之病，一劑而頓除。抑何神耶？昌不過以仲景之心法為法耳，何神之有。然較諸家之習用白豆蔻、廣木香、訶子、三棱、神曲、麥芽等藥，坐耗其胸中之陽者，亦相懸矣。此方名腎瀝者，形容其胞中之氣，痺而不化。外腎之溺，滴瀝不出之苦也。乃因虛熱壅其膀胱，肺氣不能下行所致。桑皮、蟬蛸，咸為治肺而設。此方大意，聊見一斑。不可誤認為其人內腎素虛，而小便淋漓也。腸痺之証，總關於脾胃。寒邪濕邪，先傷其太陰之脾；風邪先傷其陽明之胃。太陰傷故腹滿；陽明傷故飧泄。《內經》謂胃風久蓄為飧泄，明非朝夕之故也。脾胃有病，三痺互結於腸，此宜以辛辣開之。非如胞痺為膀胱之熱，當用清涼之比矣。此方治筋痺之義，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以七味各用等分，漫無君臣佐使之法耳。蓋筋痺必以舒筋為主，宜倍用羚羊角為君。筋痺必因血不榮養，宜以白芍、川芎，更加當歸為臣。然恐羚羊性寒，但能舒筋，不能開痺，必少用附子之辛熱為反佐，更少用薄荷、獨活、防風，入風寒濕隊中，而為之使可也。用方者必須識此。皮痺不已，傳入於肺，則製方當以清肺氣為主。此方雜沓，不適於用。今取沙參、羚羊角、麻黃、杏仁、白蒺藜、丹參、五味子、石菖蒲八味，去羌活、細辛、附子、白朮、五加皮、生地黃、官桂、枳殼、萆薢、木通、檳榔、郁李仁、赤茯苓九味，而加石膏以清肺熱，甘草以和肺氣，更加乾薑少許為反佐，以乾薑得五味子，能收肺氣之逆也。此方乃劉河間所製，後人治熱病，遵用河間，誠足法矣。方中以升麻為君，除陽明肌肉之熱，然熱甚必亂其神識，故以人參、茯苓、犀角、羚羊角為臣而協理之，以官桂三分為反佐，以羌防為使。如秋月寒潭，碧清可愛。鄙意羌防使藥，更少減其半，匪故饒舌，無非欲為引掖後來之助耳。按：冷痺之証，其風寒濕三痺之氣，皆挾北方寒水之勢，直有溫之而不易熱者。方中之用巴戟天為君，韙矣。其附子、茄皮、牛膝、石斛、茯苓、甘草，亦大小臣工之意。然不用當歸、肉桂，溫其血分，輔君之藥，尚有未切。萆薢反佐，防風、防己為使，則俱當也。此散，每服中腦麝才得一厘五毫，且有人參、甘草和胃固氣，庶幾可用。然二物不過借以通心開竅耳，原不必多，更減三之一為長也。脾為太陰之臟，其痺必寒濕多而風少。此方溫中理氣，壯陽驅陰，種種有法。但既曰發咳嘔涎，半夏似不可少。肺為相搏之官，治節行焉。管領周身之氣，無微不入，是肺痺即為氣痺，明矣。蘇子雖能降氣，其力甚輕，且桂心、半夏之燥，人參、白朮之泥，俱非肺痺所宜。其陳皮雖能下氣，然必廣東化州所產，口中嚼試，其辣氣直入丹田者為貴。今肆中藥無道地，下氣亦非陳皮所勝矣。夫心火之明克肺金者，人之所知；而脾土之暗傷肺金者，多不及察。蓋飲食入胃，必由脾而轉輸於肺。倘脾受寒濕，必暗隨食氣輸之於肺，此濁氣干犯清氣之一端也。肝之濁氣，以多怒而逆干於肺；腎之濁氣，以多欲而逆干於肺。三陰之邪，以漸填塞肺竅，其治節不行而痺成矣。開肺痺之法，昌頗有寸長，見《寓意》等集中，茲不贅。腎為北方寒水之臟，而先天之真火藏於其中。故謂生氣之原，又謂守邪之神。今風寒濕之邪，入而痺之，生漸遠矣，此方防己、麥冬、丹參、地皮，迂緩不切。